

危险接触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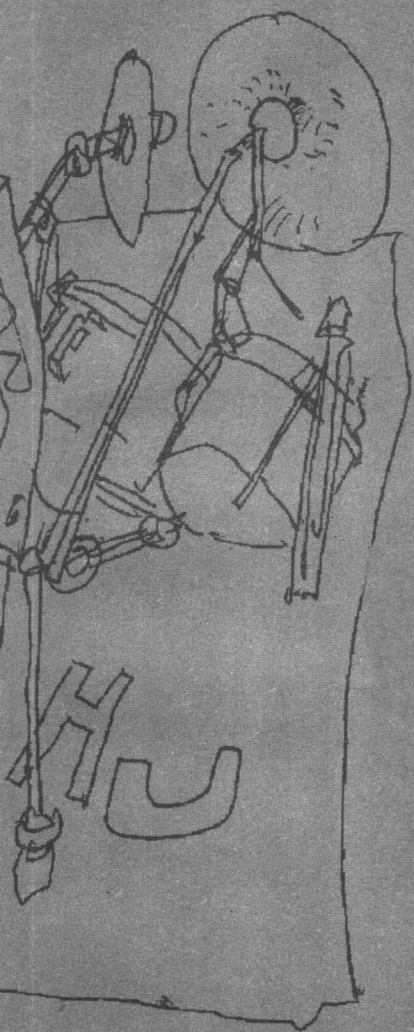
● 庸人著



庸人著

危險接觸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险接触/庸人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ISBN 7-5006-5591-6

I. 危... II. 庸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3004 号

封面设计: 李鸿飞

责任编辑: 张 正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[www. cyp. com. 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54520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1/32 7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0,000 册 定价: 15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第一部分

酒色财气

我从事的行业是个极其偏门儿的职业，也是必须得自己动手的职业——作家。十万中国人里大约只有一个作家，如果把其中大部分滥竽充数的刨除，全国像我这样专靠写字为生的作家绝对不超过一千个。

我是个作家，而且是个几乎不会用手写字的作家，往往写不到十个字就会出错，不是这个字少了一点，就是那个字少了一捺，怎么看都不顺眼。所以我不得不赶紧打开电脑，找出那个神通广大的智能 ABC，把想写的字打出来，原来“傻”是这么写的啊！

说自己不会连“傻”都不会写多少是瞎说，至少我以前会写来着，只是这些年写字的功能退化了。但我最擅长写自己的名字，因为要在自己的书上签名，于是很多人都夸我的字写得帅，其实我就这几个字写得顺手。

有时候我挺钦佩自己的，一个狗屁都没学通的人居然写上了小说，而且三年内竟然写就了十本书，整整三百万字，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！绝对的人精！往被窝里一钻我就会沾沾自喜，眯起眼睛设想些光辉伟大的未来，睡着后我总会做些光怪陆离的梦，不是梦见杀人，就是梦见车祸，要么就是有条疯狗拽着我的脚后跟死活不撒嘴，反正都是血肉模糊的事。最不济的梦是自己和老婆一块儿掉河里了，河岸就在眼前却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。醒来后我常常向老婆哭诉夜里的悲惨遭遇，老婆便大喜道：“有水啦，有血啦，咱们要发财啦！”于是我们俩疯子一样地抱在一处，在床上又亲又跳，高声祝贺。这个荒诞的仪式持续了好几年，可我今天也没有发成财，但我就不信这个邪，我坚信自己会

发财，等我写到三千万字的时候，我就不信发不了财，最起码应该比三陪小姐过得体面一些吧？

我现在用电脑写小说，写作的速度很快，开火车似的，一站就能开出去一万多字，一整天里除了喝水、上厕所，手指头基本上不离开键盘。我还买了几个图书软件，于是电脑里储存了好几百本世界名著，从此书柜如老女人一样被疏远了，它静静矗立在床边，望着我构思，望着我写作，望着我睡觉，望着我做梦，而我竟很少看它一眼，最后书柜狠狠教训了我一顿。

总听人说，作家是人类社会中最不安分的一群家伙，事实的确如此，我就特不安分，连睡觉都打把势，打起把势来还惊天动地。有好几次，我是被老婆提着耳朵拽起来的，因为我把她踹到了床下。老婆掉到地上，虽然尴尬，却没有太大的损失，因为老婆还不到一百斤，质量小，危害有限。这是谁也动不得的物理学原理，波音 747 撞上世贸大楼，塌了，因为波音 747 本身就有好几百吨重，其威力可知。人就不行了，不过是几十千克的物件而已，哪位老哥要是不服气，你去试试撞大楼，即使你跑得比猎豹还快又怎么样？死的保证是你，大楼没事。话说回来，我真是个苦孩子，有回打把势，把自己从床上打下去了，要知道我一百五十多斤，这下摔得真不轻。“嘣当”一下，后背正好撞在书柜上。结果我眼看着《三国演义》率先向自己扑了过来，随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罪与罚》……，全是好几斤重的大部头，一点没糟践，全扣脑袋上了。

此时老婆黄莺一样地叫起来，她连衣服都没穿，光着身子拉起我就往门外跑。我蒙眬转向地跟着老婆，跑到门口，忽然发现自己一丝未挂，于是叫道：“你干吗去？”

“地震了，地震了……”老婆伸手就要开门。

要不是我及时制止了老婆的疯狂，那天晚上北京人可就开

眼喽，一对小夫妇光着身子满街跑，多壮观啊！

书柜惩罚了我，惩罚了我的忘恩负义，由此我觉得书柜更像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，电脑是老婆。儿子在母亲身上吸取了足够的乳汁，积攒了足够的能量，然后就跑了，跑得老远，跑到媳妇怀里不肯出来。此时的母亲只能躲在远处，静静观望。是啊，老女人的心思是苦的，她们孕育了一代人，然后又被这一代人无情地抛弃。但别给她机会，只要有机会，她就会拧着你的耳朵，好好捶你一顿，没别的，活该！

我是个作家，不折不扣的作家，比大部分入了作协的人还要货真价实，市场上每年至少可以见到我三本以上的小说，它们花枝招展地等待读者光临，大模大样地期待媒体光顾，屁颠屁颠地漂洋过海，蒙老外去了。

一般的作家行吗？眼气去吧！

而且我还特会包装自己，因为我干了好几年广告，知道什么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于是媒体上经常有我声嘶力竭的叫喊，但诋毁别人的话总被主编无情抹杀，原因很简单，我现在还没有随便骂人的资格。于是我到处歇斯底里地称自己是北京新文学代言人，但大家都认为我神经有点问题，所以我把他们比做燕雀，而自己堂堂正正地当了鸿鹄……

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作家讲习班，我真不愿意去，全是冲朋友面子。其实不是咱不虚心，而是我写的小说完全是自己纂出来的，跟谁都没学过，我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教我什么，但朋友是不能得罪的，于是去了。

我从来没去过讲习班、文学院之类的地方，那天往讲习班门口一站就晕了。天哪！一屋子作家全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看着我呢，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跟大熊猫似的。老师看出我有点儿紧张，打了几句哈哈便道：每位新成员加入之前都要在大家面前

谈谈创作经历,这是讲习班的规矩。我战战兢兢地走上讲台。讲台,多神圣的地方!小时候,除了被老师罚站,我就没在讲台前面呆过,至于站在后面发言的事更是想都没敢想过。

从教室门口到讲台只有七八步,这七八步可真费了劲了,脑子足足转了六百多圈,绝对比曹植当年惊险多了。创作经验,我有什么创作经验?写完了,然后出版了,然后拿稿费,然后又写,然后又出版了,然后就改拿版税了,然后版税由6%提高到10%……,这就是我的创作经验。事实虽然如此,但话却不能这么说,这么说得多俗啊,俗不可耐!终于在离讲台还有一步的时候,想好了,于是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我道貌岸然地站在讲台后一看,嘿,原来还有几个女作家呢,真爽!

“是这样,我从小喜欢写小说,就写着玩儿,连续写了几部,后来就出版了。其实挺正常的,也没别的。前几个月有个编辑,好像也是作家,他帮我编了一本小说。有次吃饭的时候他说:庸人,你得好好努力,你现在还不如老舍呢……”此时我故意停住话头,打量大家的表情,那是一屋子似笑非笑的面孔,很多人甚至在挖鼻子眼了。我不在乎,接着道:“打那天起我就阳痿了,一直到现在还阳痿着呢……”

这句话终于有了反应,屋子里好像突然飞进来一千多只鸭子,“哇哇哇”地叫起来,有几个年轻一点儿的把皮鞋脱了下来,敲着桌子嘎嘎乐,几个岁数大些的,想笑却又不好意思,嘴抿得像鸡屁股。而那几个女作家则把粉脸扑向桌面,眼睛却翻看着我的脑门……

我欣赏着自己导演的这出戏,不胜欣慰。此时我已经把他们都看透了,用鞋敲桌子的人不可交往,他们不过是在学赫鲁晓夫的做派,这种人没什么创意却自命不凡。那几个老的更不能

交往,这种唧唧唆唆的小人是不配当作家的,只有那几个女作家还行。我相信,她们集体爱上了我,但我实在没时间去勾引她们,我还得当自己的作家呢。

二

我今年三十三岁,确切地说差五十天三十三岁,我相信等三十三岁生日那天,这本小说就写完了。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我干了很多事,其中大部分已经想不起来了,我相信想不起来的事都是丢人的事,最好永远也想不起来。

三十三年对于乌龟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,但对于人,我应该感到很幸运了,至少很多倒霉蛋还活不到三十三岁呢。这些年里我从事过许多行业,拥有过不少社会角色,当作家只是这两年的事。虽然写书已经三年了,但书在没出版之前,作者是不能被称为作家的,否则他就是死不要脸。由于当作家的时日太短,弄得我一直无法适应这个新身份,正如一条狗突然被告知说它是一头驴,即使它心里也认为自己是头驴,但光驴嚎这关就得闯上几年,至于尥蹶子,那是非得等蹄子长出来不可的。

前一本小说写完之后,不少朋友就劝我该收一收了,再积累积累,总结总结,争取写本有思想深度的大作品。开始我并未在意,什么叫收一收?真收了我挣谁的钱去?我们家那几口人的嘴用什么填补?人和猪最大的共同点是论“口”算,是口就得吃,要吃就得有钱。对了,人活着不光是吃饭,还得穿好衣服,买房子买车,争取一点儿社会地位。要知道,当狗都是名种狗值钱,做人自然要做名种人,做名种人的条件就是钱。可时间一长,好几个朋友说了相同的话,我就不得不仔细想了想。

大作品?我不清楚什么叫大作品,难道就写那些砸我脑袋,

差点把我弄到街上裸奔的大部头吗？说实话，从没敢想过，那都是人类思想的精华。我呢，顶多是冒点儿鼻涕泡而已。最近翻看报纸，发现有个名气很大的青年作家也嚷嚷着要写一部有思想深度的，比秤砣都沉的作品，要名垂千古，要让加西亚·马尔克斯羞愧得自杀，要让维克多·雨果回家去给孩子换尿布。可我觉得这小子的小说写得还不如我的呢。也许是受了刺激，我终于有点动心了，于是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嘿嘿，大作品！

我早晨躺在被窝里冥思苦想，上午在天坛的林阴道上冥思苦想，下午一边在电脑上打麻将，一边冥思苦想，晚上左手抱着老婆，右手掐着脑门冥思苦想，想了十来天，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，我根本就没什么思想！

古人说“酒色财气，人生四大忌也”，我偏偏把这四条都占全了，除此竟再没别的念想。

酒，不喝正好，一喝就多，喝多了就开始胡说八道，上至三皇五帝，秦皇汉武，下到楼群里收破烂儿的，西单地铁站里的叫花子，似乎哪个都比我过得滋润，苦啊！天生的命苦。

色，就别提了。人哪，要么门一关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要么色胆包天，爱谁谁，谁的嫩脚都敢摸。最没用的是那些有色心没色胆的，可我偏偏就是有色心没色胆，看见哪个姑娘心里都痒痒，可哪个姑娘咱都不敢招惹，一天到晚地憧憬，一天到晚地悔恨。让我最窝心的是，她们怎么不来招惹招惹我呢？我这人也不是特寒碜呀。

财，一想这事我就头疼，我没钱，有钱谁还写书啊？有钱的写书那是阔小姐开窑子，是老代！（老代的故事以后再说）我写书的最大目的就是挣钱，近期目标是赶超三陪小姐，远期目标是每个礼拜到洗浴中心去按摩一回而不心疼。要知道我之所以写书是为了还债，我天天算计着版税的问题，天天算计着完成的字

数的多少,天天算计着出版社几时给现金支票,其原因就是因为我没钱。

气,嘿!咱天生的气包子,不生气都对不起自己。大部分男人都有喉结,就是脖子上有个小硬疙瘩,说起话来一上一下的窜动,跟只小耗子似的。我虽然比一般的男人都要强壮一些,可天生的没有喉结。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,这种脖子叫气脖,生有这种脖子的人叫气包子,这种人特爱赌气。想来赌气也没有多大坏处,要不是因为跟湖潮那小子赌气,我能写这么多书吗?没准还在一家小公司混着也不一定呢。

湖潮姓丁,叫丁湖潮,据说五行里缺水,于是大水就汪洋成湖潮了。这小子是个有名的歌词作家,但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,要不多少会对他客气一点儿。

那年我是头个月刚被先前所在的广告公司辞退的,幸亏早有准备,没一个礼拜我就跑到国兴公司报到了。国兴公司是一家出名的大广告公司,而且还养了一支职业足球队,在北京是人人皆知的企业。在国兴公司报到的当天就认识了湖潮,他似乎与我同岁,是个矮胖矮胖的外八字,走起路来怎么看都像只高傲的鸭子。当我听到他名字的时候,不禁笑了起来:“哎哟,笔画可够多的。”

湖潮对自己的名字似乎很得意:“我姓丁,笔画太少了,所以父母给我起了个笔画多的名字。”

“那你还不如叫饕饕呢,笔画更多。”我笑道。

当时在座诸人都没觉出什么,但我第二天再见到湖潮时,这小子已经目露凶光了。其实这事全怪我自己,饕饕是什么东西?畜生兼吃货,人家湖潮恨我也是应该的。

三

湖潮？湖潮的名字当然是假的，真名说出来会吓你们一跳，正经是名人，人家写的歌传遍大江南北，可我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我们之间的事并不多，只是洛阳那档子事儿对我刺激比较大。

虽然我这人爱胡说八道，有点儿玩世不恭，但咱却是个大大的良民，不仅不知道派出所的门朝哪儿开，甚至连一个做警察的朋友都不认识。为什么？咱求不着他们，更犯不着跟他们交朋友。可那回在洛阳却点背到家了，只呆了几天就差点儿成了罪犯，当然这件事与河南人的口碑毫无关系。

天要下雨，总会先布些乌云，人要喂屁（死），总得回光返照。其实一切都是征兆的，可我就是没在意。可话说回来，在意了又怎么样？难道会事先预防吗？人要知道自己会尿炕，自然要睡筛子了。

火车抵达洛阳站是早上七点钟，星星还没灭呢，可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下向暗夜发动了偷袭，于是所有的物件都加上了双影，影影幢幢的。我和湖潮迷迷糊糊地走出车站，一时间有点儿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在车上我们就商量好了，先在邮局买张地图，然后再去天尔公司的办事处。

我从没到过外国，也没动过那个心思，但在我的想象里，世界上所有的火车站都应该是差不多的，一水儿棺材似的车站大楼，正面有个藏污纳垢的广场，两侧是邮局和托运公司。车站周边的人要么行色匆匆，要么出奇的稳当，前一种人是乘客，后一种人大多是小偷，所谓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用在小偷与乘客身上倒也合适。

走出洛阳站的出口，没几步我便断定自己的猜测没错。邮局的大牌子就在不远处，于是我拉着湖潮去邮局。此时有个老太太冲到我们面前，手举地图高喊道：“两块，两块……”

湖潮的手立刻摸向口袋，我拉住他道：“她们的地图你也敢买？”

“总不会是自己印的吧？”湖潮自作聪明地问。

“那倒不至于，可我在长沙火车站买过1979年的长沙地图，你想不想试试？那是上世纪的东西，没准儿能当古董。”我呵呵笑道。

湖潮瞪了我一眼，再没说什么。

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湖潮这小子压根儿就没看得起我，挖苦起他来往往心安理得。人这种东西最怪了，只要两个人头一眼没走顺喽，以后的事就是日本的船，满丸（完），您就甭指望能舒心。

我们走向邮局，老远就看见邮局大楼前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。虽然看不清横幅上写的是是什么，但我却觉得很别扭，似乎脊背上的寒毛孔都奓开了。还是湖潮眼睛好使，离邮局三十多米他就指着横幅笑起来，此时我终于看清了。横幅上写的是：“群众周围是千百双援助的手，罪犯周围是千百双警惕的眼睛”。

“怎么脊梁沟发凉啊？”我四下打量着河南人的眼睛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湖潮凶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我立刻明白，“脊梁沟”这几个字对他来说肯定是非常陌生的。

其实来国兴没几天我就后悔了，这个北京著名的大公司居然成了外地人的窝点，从普通文案到创意总监全是外地人，仅有的几个北京人最少也是副总级的。我应聘的职位是广告策划，周围愣是一个北京人没有，那可真是千百双警惕的眼睛啊！在这种环境里我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颇为尴尬。更可笑的是，

不出一个礼拜我就门儿清了，原来外地人内部也不是死水一潭，他们之间掐得更厉害，而且还各立了门户。创意总监是包头人，于是以他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蒙陕派，霸占了创作队伍。客户总监是青岛人，于是客户部便成了青岛帮，几乎把持了所有客户资源。运作部的头头是湖南人，于是十几个湖广老乡组成了骡子党，专门向业务单位敲竹杠。三派之间或而联手或而分裂，或而把酒言欢，或而反目成仇，反正拼的就是一个钱字。

我这个北京土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冒冒失失地闯进来，如苍蝇堆儿里突然飞进一只蚊子，搞不清是哪儿的种儿。上班的头几天竟没人敢搭理我，好在本人干过几年业务员，脸皮比较厚，不然非混成哑巴不可。湖潮是宝鸡人，也是蒙陕派的干将，他自认为是国兴公司最有学问的，没事就沓两句文言。这小子一心傍着创意总监向上爬，据说两只爪子上的指甲都挠平了。在他眼里，敌人是骡子党和青岛帮，但自从知道我正在写书之后，敌人的字典里便加进了北京人，其原因无非是文人相轻。其实公司里差不多都有拉帮结派的现象，他们之间的斗争甚至能成为公司发展壮大的动力，国兴走到今天，效益日好，而三派之间也能保持微妙的平衡，不能不说老板的统御之术极为高明。

走出车站广场，我竟偷偷回了好几次头，真担心有人会盯上自己。由于地图的指引，我们来到 51 路车站，这回是我先注意到的，车站的铁棚上挂了块白牌，十几个血红的大字分外醒目——“犯罪分子莫冒险，到处都是报警点”。

“洛阳人到底要干吗呀？”没等我开口，湖潮竟有点儿急了。

此时天光大亮，我顺着街道望去，不禁惊呆了，壮观，真是壮观！

据说洛阳市区是中苏友好时期规划的，街道宽阔，路边全是大叶泡桐，这种树看起来比较呆傻，树干上全是补丁一样的东

西。如今是冬天，泡桐光秃秃，那树干茁壮而干裂，放眼而望，满大街如摆满了劣质的根雕。最惊人的是，每隔几棵树都挂着或红或白的横幅、标语，内容都是与罪犯有关的。

“早一分报警，多一分平安”。

“警力有限，民力无穷”。

“洛阳有快网，罪犯莫猖狂”。

“110是您幸福平安的保证”。

“打尽犯罪，国家兴旺”。

.....

我明明知道这事与自己无关，但脚下依然发软。此时湖潮指着路边的书报栏道：“没什么，洛阳正在举行治安宣传月呢。”

我咳了一声，不禁觉得有点儿无聊：“吓唬罪犯？做梦！罪犯能被吓住吗？吓的是咱老百姓，我这腿都软了。”

“你又不是罪犯，你干吗害怕？”湖潮立着眼睛问，这小子总以为比我高上一截，口气从来都是硬邦邦的。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法律永远是吓唬老百姓的，罪犯能怕吗？怕了他就不会犯罪了，怕了他就是好人啦。这就叫防君子不防小人。”我也拿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。

“你这人就是满口歪理。”湖潮转身不理我了。

我同样不愿意搭理他，等我成了名，这句话就是名人名言了，湖潮懂个屁！

四

塔尔公司的办事处在航空酒店的十二层，他们租了半层楼却不见几个人在这儿上班，为此我询问过办事处的杨经理，他微笑着：“平时人挺多的，今天市场部的张总要来，我把他们都发出

去了。”

杨经理是个妙人，原来我就见过他，这家伙仪表堂堂，而且长了两层牙。有人会说人的牙当然是分层的，对，那是上下两层，你见过前后分层的吗？杨经理就是。他的牙实在是难得，邻近的牙齿之间似乎有解不开的仇恨，谁也不愿意挨着谁，一前一后的闹别扭，看上去跟长了前后两层似的。我看见他就觉得痛快，什么食物在杨经理嘴里都将碎尸万段，真酷！

我哈哈大笑，这群看似憨厚的人原来也会冒坏水，他们一定要在领导面前表示表示自己的敬业，所以业务人员即使没事也不能在办事处呆着。

“没办法，谁也不知道抽查人员什么时候来。”杨经理无奈地指了指墙上的标语，那标语赫然是：时刻牢记着，没有免费的宴席！

天尔公司是一家著名的企业，二十年来已经成了地方上民族工业的旗帜，颇有影响。天尔公司本来是生产家用电器的，这几年企业规模不断膨胀，连电脑、手机都能生产了。最近天尔的老总不知听了哪路神仙的蛊惑，在全国人民都缺钙的大旗下开了家医药公司，主要就是生产钙产品。国兴瞅准了机会，把天尔医药公司的广告任务接了下来，所以上个月我有幸去参观了天尔的厂区，感受了一下当代企业文化。

我在天尔只呆了五天，结果却养成了齐步走的习惯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见到熟人就立正，看见领导就冒白毛汗。天尔的企业文化很简单，一句话就可以代替，“那是给犯人发薪水的集中营”。所有的职工都住在厂里，所有的职工都是每天两班倒，十二小时工作制，所有的职工吃饭时间均不能超过十分钟，所有的职工工作时间里只能去两回厕所，所有的职工，包括高层领导，每天上班前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背诵老板亲自撰写的企业